

西门丁 著 推理武侠小说

● 香港最新畅销书

双鹰神捕系列 5

无影针

- 无影针
- 隐身凶手
- 粉罗刹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西门丁 著 ● 推理武侠小说

双鹰神捕系列 5

无影针

○ 无影针

○ 隐身凶手

○ 粉罗刹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影针 ./西门丁著. —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
2000.9

(推理武侠小说: 双鹰神捕系列)

ISBN 7-211-03739-3

I. 无… II. 西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9881 号

推理武侠小说●双鹰神捕系列⑤

无 影 针

WU YING ZHEN

西门丁 著

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 350001)

印 刷 福州屏山印刷厂

(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编: 350003)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32 12.625 印张 2 插页 276 千字

2000 年 9 月第 1 版

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ISBN 7-211-03739-3

I·74 定价: 14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
● 推理武侠小说

双鹰神捕系列

- 1 龙王之死
- 2 血洞房
- 3 陵墓惊魂
- 4 玉佛谜
- 5 无影针
- 6 霜叶恨
- 7 白幽灵
- 8 翡翠双姝
- 9 血洗英雄心
- 10 血雨红灯



作者简介

西门丁,原名王余,福建泉州人。1959年随母赴港,因故辍学。苦学苦练,1980年偶得机会试笔,以“双鹰神捕”系列30种故事奠定武侠文坛地位,成为职业写作人。至今已以十多个笔名出版武侠小说近三千万字。

西门丁电子信箱:

simon wong 1980 @ sinaman.com

目次

无影针

血染湖水	(3)
金盆洗手	(27)
变生肘腋	(55)
深入虎穴	(80)
扑朔迷离	(107)
水落石出	(12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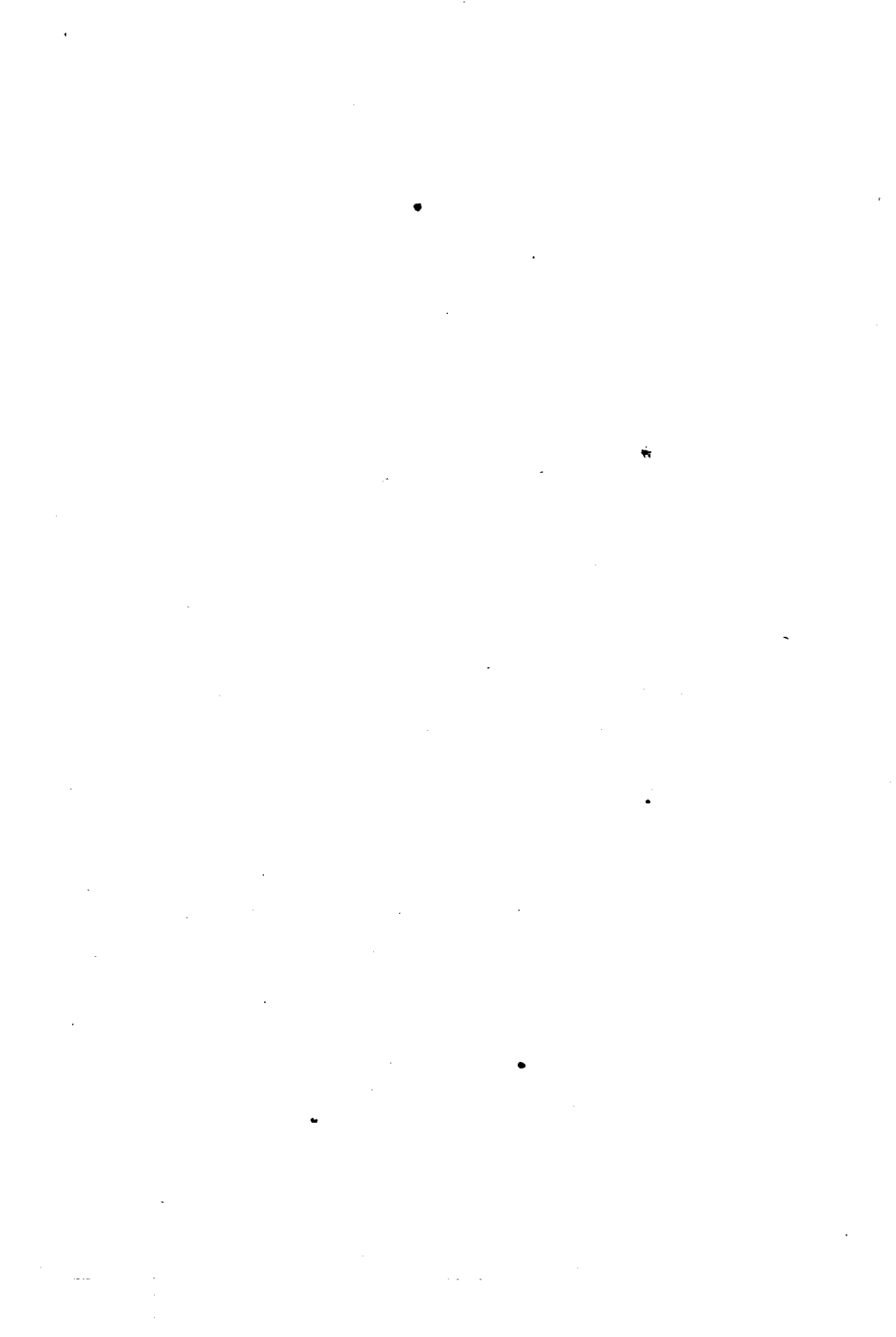
隐身凶手

黑夜钟声	(139)
浴血夜战	(181)
疑云更盛	(227)
魔音魅影	(243)

粉罗刹

香车失踪	(269)
阎罗帖	(297)
神秘客与香车夫人	(340)
真相大白	(372)

无 影 针



血染湖水

黃昏，夕陽斜照。

鮮血般的彩霞把西天染紅，也把鄱陽湖之汊灣的湖水染紅。

一陣晚風吹來，泛起漣漪的湖水，似煮沸了的鮮血般翻騰；湖邊蘆葦更如汹涌澎湃地波濤般起伏。風吹草動的“沙沙”聲使人生了一絲蒼涼的感覺。

天上及湖水的顏色逐漸暗淡，遠處的蘆葦也被暮色吞噬，天地間一片蒼茫。

一群野雁倏地自蘆葦蕩中振翅飛起，“呱呱”的驚叫聲似杜鵑泣血，也使寧靜的氣氛起了變化。

天色更暗，晚風更烈，蘆葦蕩中突然露出了無數的船桅以及耀眼生輝的槍戟，四周顯得無比的肅殺。

鄱陽湖共有十七個水寨，但不似太湖有個項天元統率群雄，一向以來分成南北而治，南湖以“流星塢”彭鴻吉為王；北湖九寨却未能選出一個足以為表率的英雄，也因此不時發生明爭暗鬥的事件。這種情況已經維持了十三年了，直至最近，北湖才崛起“飛魚寨”及“杜家寨”，情況才有了變化。

“飛魚寨”大寨主邱春梅、二寨主楊鏡明、三寨主蔣飛三人同心，把一個小小的飛魚寨整頓得井井有條，勢力逐漸膨脹，並且收服了附近四個水寨，在北湖聲名頗盛。

“杜家寨”崛起的时间只比飞鱼寨稍迟一年，寨主杜金鳌武功高强，手下有三个徒弟、一个女儿作他的左右手；另外，尚有一个堂弟杜金鲤为他出谋献策，是以只消几年便把最近的三个水寨收服，成为与飞鱼寨对峙的一股新势力。

这两个寨子实力相埒，互相不服，几年间已发生了好几起冲突事件，可是各有胜败，都没办法独霸北湖。

北湖长期的不和，使得南湖水寨逐渐把势力向北湖渗透，这情况北湖十七寨的人都看得非常清楚。只消再过上几年，恐怕要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，也因此颇急于取得一致意见，统一力量抵御南湖的进侵。偏是飞鱼寨及杜家寨各不相让，始终无法建立联盟。

日子一天天流逝，忧虑却一天天增长，紧张的气氛更是日益加重，却没有人能把这种情况扭转过来。

三汉湾是杜家寨的“大门”，湾内湖汊纵横易守难攻，被视为杜家寨的咽喉。

湖上已被黑暗笼罩，晚风更烈了。

刚立春不久的晚风比冷森的刀刃还锋利，一阵强似一阵的烈风，似欲把芦苇吹折。

“呱呱呱！”又一阵惊鸿自芦苇荡中飞起，撕破宁静的气氛。接着，三汉湾对开那丛芦苇荡中，突然响起一阵“呜呜”的海螺声。

芦苇摇晃，一艘艘快艇从丛中无声无息地滑了出来，像一支支淬毒的冷箭脱弦射出。

这丛芦苇跟三汉湾口的那丛芦苇，中间隔有二十来丈宽的水面，这里寸草不生，不论谁在这里出入都难以掩蔽。是

以快艇刚驶了一半，便响起了一阵钟声，紧接着无数的气死风灯升上桅杆，把四周照亮。

三汉湾那头传来一个粗哑的声音：“飞鱼寨的人听着，任何船只再靠近这里两丈，咱们便不客气了！”

他的话不但未能起阻吓作用，相反，那些快艇走势更急。

粗哑的声音又再响起：“孩儿们放箭！绝不能让他们靠近！”

话音刚落，芦苇中立即飞出一蓬蓬的长箭！惨叫声及吆喝声响彻湖面。

对面芦苇中突然响起一个尖锐的竹哨声，那些快艇拼死前进；三汉湾那边也驶出一批快艇，双方便在湖面上用大刀长枪接战起来！

双方的快艇都有翻倒的，跌落湖中的大汉便又爬上对方的快艇作殊死血战。眨眼间，湖水已被鲜血染红。

刀光剑影中，一队穿着水靠的大汉，正泅水向三汉湾游去，那些人故意兜了一个大圈，是以没有人发现。

直至这些大汉到了芦苇荡里才为对方发现，可是，这些人只抛下些东西，便回头游退了。

不一忽，海螺声又“呜呜”地响了起来，忽然有无数的火箭向三汉湾射去！奇怪的是火箭不论是跌落芦苇上还是湖水上，都立即焚烧起来，一股煤油味及浓烈的硝烟，呛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只一会，芦苇荡已成了熊熊火海，晚风一吹，火势更烈，把漆黑的夜空也映红了。

这个变化使得在场的人都又惊又恐，叫喊声此起彼落，人人舍下对方，纷纷跳水逃命，好像到了末日一般。

冲天的火舌及浓烟，连数里外的人都能看见，芦苇焚烧的“劈劈啪啪”的声音，更加夺人魂魄。

火势刚起不久，杜家水寨瞭望塔的人便发觉了，连忙击起巨钟示警。

“当当”的钟声像摄魂铃般，把寨里九百多人全都惊醒过来。可是，人们并没有呈现太大的凌乱，青壮的汉子都向广场处集合。

广场是在聚义厅前，此刻厅内厅外已点起无数的火把，把周围照得一片光亮，如同白昼。

鼓声三响，杜金鳌便匆匆登堂，他在正中的虎皮交椅一坐，沉声说道：“查清楚发生什么事了么？”

旁边一个中年汉子恭声说道：“小弟已派人去查了，大概又是飞鱼寨派人来骚扰吧！”原来这人便是杜金鳌的堂弟杜金鲤。

杜金鳌的女儿杜菲菲，今年才二十岁，可是已经参与寨务四五年。她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心思灵活，在寨内颇有威信。

杜金鳌的大弟子今年二十五岁，复姓南宫，名字双湖，这人已尽得杜金鳌一身武功的真传，而且处事冷静，聪明绝顶，深得杜金鳌的宠爱。近来杜金鳌已逐渐把寨务的重担转移到他身上，同时还有意把女儿许配与他为妻。

尽管寨内不少人对杜菲菲有非分之心，可是对杜金鳌的这个决定却是心诚悦服的。

杜金鳌的二弟子杨智生，饶勇善战，神勇过人，却是个有勇无谋之辈。

三弟子焦义雄今年才十八岁，自小便很佩服大师哥，一切都仿效南宫双湖。

当下杜金鳌眉头一皱，沉声道：“孩儿们，准备船只，把飞鱼寨那些狗贼杀个片甲不留！”

话音刚落，杜金鲤猛下抬头，只见半边天都被火光染红了，不由惊叫道：“不好了！飞鱼寨用火攻！必是三汉湾那片芦苇荡起了火，否则火势绝不会这般大！”

话还未说罢，只见一个喽啰气急败坏地匆匆奔了进来。人未到，话先已到了：“启禀寨主，前头……三汉湾那片芦苇着火了！”

厅内、厅外的人在此一刻都乱了起来，更有人破口大骂起来：“他妈的！飞鱼寨竟然破坏协议，用火攻！”

“快去把邱春梅那个贱人抓来砍杀泄恨！”

“奶奶的邱春梅！你心肠真的比蛇蝎还毒呀！”

蓦地，厅内响起杜金鳌的一个暴喝：“住嘴！”

他声如霹雳，把众人的叫骂声都压了下去，广场上登时静了下来。

杜金鳌霍地站了起来：“各队队长听着！一至七队到码头集合，八至十队全部到各个寨口险要处把守！”

声音刚落，人群立即动了，这些平日训练有素的杜家寨壮士，都各自奔向了各自的岗位，秩序井然。

杜金鳌一张深褐色的脸庞十分难看，胸膛急促地起伏着；他目光如电在众人脸上扫过，沉声说道：“飞鱼寨那贱货欺人太甚，竟然破坏前年签订的协议，用火施攻，老夫决定亲自出马去教训教训她！”

厅上的人全是杜家寨的精英，听了这话，人人都现出振奋的神色，一副跃跃欲试姿态。

“二弟、菲菲及义雄，你们三个留下来守寨，其他的都跟老夫去！”

“是!”众人轰应了一声。

杜菲菲小嘴一撇，娇声道：“爹，女儿也要去!”

“不行!给我留下!”杜金鳌转过头来，沉声道，“你们的任务也很重，千万别给对方乘机攻进来!三汉湾那片芦苇是咱们寨子的一道屏障，失了这片屏障，咱们寨子便暴露在人家的眼皮底下了!咱们这次去，要怀着必胜之心，一定要把姓邱的那个淫妇打得心惊胆战，让他们不敢轻易再来施袭!”

南宫双湖接口道：“师父，弟子认为咱们分开行事较好!”

“双湖，你有何高见?”尽管时间极其迫切，杜金鳌还是征求南宫双湖的意见，可见他是如何重视这个弟子了。

“弟子认为，咱们把人手分成三拨，前头两拨分左右自正面攻去；另一拨，选些精锐的弟子兜个圈偷袭对方的后寨!”

杜金鲤接口道：“双湖之见深合我意，这样既有可能加快奏效，同时也可防止对方有了布置，又可起接应的作用!”

杜金鳌道：“好，就这样!老夫亲率二四六队攻左；智生率三五七队攻右；双湖率一队偷袭对方后寨!出发吧!”

南宫双湖又道：“师父，咱长箭火器多带一些，这叫做以牙还牙!”

杜金鳌颌首道：“立即吩咐人准备!还有，苏典回来了没有?”

杜金鳌道：“还没有!”

“发烟花，叫他设法抓住对方几个活口!”

苏典是杜家寨的第七号头目，专司三汉湾的安危，跟了杜金鳌兄弟已经有十多年，深得杜家的信赖。

杜金鲤忙道：“小弟这就派人去！”

子时还未到，集结在杜家水寨码头上的大小船只便出发了，距离三汉湾血战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时辰。由于这次是偷袭的性质，因此杜金鳌下令各船不得点灯，凭着经验丰富的舵手的指引，很顺利便穿过各条汉道。

最先出发的是南宫双湖，他率领的一队是杜家寨的精兵，六十个人，人人都是均能以一当十的好汉。他们分乘六艘船，出了汉道横向而驶，眼看已驶出七八里远，才转航向飞鱼寨的方向前进。

飞鱼寨跟杜家寨正面计算只相隔十五里，此刻涨潮更兼顺风，船速甚快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已远远望见矗立在一个孤岛上的飞鱼寨了。

南宫双湖立即下令转舵，绕开正面，自侧面插向对方的后寨，这样做走的路途自然较杜金鳌及杨智生为远，是以他们尚未到达目的地，便听见后头已传来吆喝声及打斗声了！

另一队，杜金鳌的船只绕开了三汉湾的芦苇处向前左急进，此刻芦苇已几乎被烧尽，火光渐弱，但湖风吹来竟然热乎乎的！

庞大的船队竟没有人做声，可是斗志却是无比高昂！虽然大家都知道此去未必能生还，但仍然充满信心。

呼呼的湖风吹在船帆上，船行极其快速，船头不断飞溅起浪花来，方向却未曾有所改变。

不久，飞鱼寨外那片飞鱼滩经已在望。若说杜家水寨的芦苇及汉道是种天然的屏障了，飞鱼滩亦显然是飞鱼寨的天然屏障。这里礁石四布，而且水下的暗礁暗涌极多，鱼儿也

很难游过，故有此称。若非飞鱼寨的舵手，要进出此地有如登天，这也是杜家水寨多年进行无数次偷袭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。

可是，这次杜金鳌却是充满信心的，他只不过把偷袭的日期提早一些而已，因为他已自飞鱼寨那里掳来了不少个舵手供他利用。

茫茫的大湖，在黑夜中像一幅巨大无比的黑布，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畏惧之感，可是船只在熟练的舵手的把持下已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礁石阵。

这时候，右方突然有火光闪了三次，杜金鳌猛吸了一口气，这是他与杨智生约定的暗号——不论谁通过了第一道礁石阵顺利进入飞鱼寨的范围，便亮火三次通知另一方。

杜金鳌所乘的船比其他的略大，也较坚固，人员自然也比较多。他立即通知手下也点亮一盏气死风灯，迎空晃动三次，同时吩咐众人随时准备动手。

船只很快又通过了第二道礁石阵，飞鱼寨那边只有几盏风灯在黑暗中闪烁，似没所觉，看来这次偷袭必定能够取得较大成果了。

可是一切太过顺利，反而使得杜金鳌这个久在鄱阳湖打滚的老人产生了一份疑惑：邱春梅那婊子虽然淫荡，但心思缜密、手段毒辣，这次她怎会如此大意，即使她事先猜想不到杜家寨会在被偷袭之后，立即还以眼色，但怎说也该在这个地方派设暗桩才对啊！

杜金鳌想到这里，心头不由忐忑起来，一双神光闪闪的眼睛在四周环扫了一下。黑暗中，那些矗立的礁石，像恶魔般站在船舷两侧。他打了个寒噤，饶得他平素颇能当机立断，此刻也不由犹疑起来。

眼看最后一道屏障也即将通过，杜金鳌突然对手下下令：“二队长，吩咐后面暂停前进。”

那队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壮汉，春寒料峭的晚上仍然精赤着上身，露出一身坚实贲起的肌肉。他听了这话，怔了一怔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寨主，这有什么原因？一切都顺利啊！”

杜金鳌脸色一板，沉声道：“先下令了再说！”令出如山，这是杜家寨的规矩，那个二队长虽然满怀疑惑，但仍不敢抗命，立取奔出船舱把寨主的命令传达了。

船帆收了下来，而船只也逐渐停了下来。

几个队长都上了大船，他们虽然不敢发问，但这个行动总能很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疑惑。

杜金鳌轻轻吸了一口气，缓声道：“你们不觉得这个情况太过反常么？”

三个队长都是怔了一怔，四队长罗盛是矮个子的中年汉子，一向比较敢言。他沉吟了一下，问道：“是有点反常，怎会连个暗桩也没有？”

“邱春梅那淫妇城府深沉，她绝不会犯一个这么大的纰漏，很有可能这是她的一个奸计！”

“是什么奸计？”六队长不禁问了一句。

“空城计！”杜金鳌脸上担忧之色更盛，“等咱们深入腹地后才伏军尽出。”

四队长罗盛道：“这倒不能不防！现在咱们已走了一半……难道，难道要半途而废！”

杜金鳌目光倏地现出坚毅之色：“半途而废倒不必，要是她真的没有防备，咱岂不是失去了一个良机？而且传了出去，也要让湖上的朋友耻笑！”

“那么，寨主，咱们下一步该如何，请寨主下令。”